

淺談新興宗教

11-20

台灣自 1987 年解嚴後，已經出現了百餘種新的宗教。其中有些大致恪遵既有的教義，其他的則與傳統大相逕庭，令其他較傳統的宗教憂心。

另類信仰之所以招致諸多批評，乃因為它們常聲稱能宣講「真理」，提供「救贖」，並握有人生問題的「真正」解答；因為它們那些深具群眾魅力、救世主般的領袖們常為妄自尊大、肉慾或貪念所左右，而與其自稱要遵循的義理背道而馳；因為它們吸收信徒的策略過分狂熱且有詐騙之虞；也因為它們往往在某種程度上索取過多奉獻並損害個人自由。

認為新興宗教的儀式可疑而欲加以詆毀的傳統信仰支持者，可能會發現自己陷於兩難的局面：他們痛恨的儀式在自己崇敬的主流信仰中或許也歷歷可見。

不管其方式為何，大部分的新興宗教似乎能藉由給予信徒信心與群體支援而對社會有益——如果沒給別的話。許多辯護人士主張，即使是已獲確立的信仰體系，也是由某時某地開始的。宗教哲學在本質上並無法證實，因此，所有的信仰，甚至是「另類」信仰，同樣也無法加以駁斥。

11-21

瑪麗蓮在台北的一個公車站前遇到查爾斯：

瑪麗蓮：嗨，查爾斯！好一陣子沒看到你了。

查爾斯：我一直在觀察一個新的宗教活動；我頗受感染哩。

瑪麗蓮：哇，哎呀！你加入邪教了！

查爾斯：不，我在做我心理學論文的研究。還有，我比較喜歡稱之為新興宗教：邪教一詞有負面的含義，但新興宗教有可能是件好事。

瑪麗蓮：可是，這些宗教組織光會承諾要給人們那些他們根本提供不了的解答，怎麼可能造福任何人？

查爾斯：在其他方面，他們幫助我們對抗在此「無人格的」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疏離感，紓解身處混亂時代的焦慮。

瑪麗蓮：我想，在一個易受自然及政治威脅影響的島上，那是有用的；可是那些頭頭呢——他們不就只有滿心權力慾望的金光黨嗎？

查爾斯：有時候是，有時候不是；重要的是他們有本事把信仰灌輸到人們的腦子裡。

瑪麗蓮：但是他們不會掌控信徒生活的各個層面嗎？自由怎麼辦？

查爾斯：有許多虔誠信徒是想要讓別人控制的：他們常覺得不做決定比較快樂——對他們而言，那才是自由。

瑪麗蓮：嗯，這種「新興宗教」我連一次也不想碰。現在，查爾斯，容我告退，我要去參加安麗的會了。